

親切的風格

李漢呈

「梁實秋札記」，梁實秋著，六十七年十月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
讀過「雅舍小品」的人，大既忘不了梁實秋先生特殊的文字風格。事實上，從民國卅六年成書以來，今日受過起碼學校薰陶的人，不可能沒有唸過一兩篇雅舍小品。「雅舍小品」的文字，一望而知是精打細磨錘鍊出來的，蔡思果先生稱它是中國文學中的瑰寶，並非無的放矢。但是讀過「雅舍小品」，再讀「梁實秋札記」，抱同樣心情的人，可能會微感到「失望」。原因不在文字風貌，在內容上。

「梁實秋札記」顧名思義，不是「雅舍小品」中縱談自如的閑適隨筆，也不是自成體系，可以藏諸名山的學術經典，而是經過日常翻閱羣籍偶得，胸中思緒所吐，點滴積成而來的。如此，書中散漫的條文和不同樣式的題村，自然在意料之中。這點，倒用不著本書前身「

四宜軒雜記」的暗示，我們即可猜想出來。然而，內容的「雜」，確實使渴讀秩序井然的著作，稍稍感到「失望」：怎麼學富五車，遍覽典籍的梁先生，也要學步古人末技，搞起雜學？我們的回答是，這個「失望」不過是皮相之見。

「札記」誠然複雜，梁先生從英國文學到飲食大慾，皆無所不談，而多少還是可以理出一點頭緒。書中諸則，雖然乍看各自獨立，貫穿全書脈絡的，還是逃不了中、英文學。特別是其中隱含的見解，畢竟超人一等；縱是汎汎之論，也有實際上的價值。

試學書中首篇「親切的風格」為例。這一篇，梁先生因英國散文兼批評家哈茲利（W. Hazlitt）之論親切的風格（On Familiar Style），談及語言及文學之關係，從而加以引伸發揮。哈茲利的散文，強健勁猶，但是他的批評文字，向爲人所詬病，以其成見太深所致。他論風格，反倒無缺隙，梁先生非但從之，更加深論，認爲「親切不是隨便」，文章與說話畢竟不同。又認爲：「小說中使用方言土語應以對話部份爲限，因爲只有在對話部份最能傳神，如果全部用方言反倒減少效果。」中國幅員廣大，方言雜陳，如果各行其是，恐怕要老死不相往來。國人創作，梁先生的意見，無妨參考周納，相信於讀作雙方都有好處。

大略來說，「梁實秋札記」可因輯別分爲二類。一爲有關英美文學者，一爲談論中國學問者。第一類較比單純，所記幾位英美文學史上作家，多是我們耳熟能詳的，如莎士比亞、蘭姆姐弟、拜倫、那施、約翰孫博士等。梁先生所記，偏重於這些作家的生活軼事，以及他們代表作品的翻譯。生活軼事方面，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，篇幅雖然不多，却是姿態橫生，常能帶給讀者一些暢心快意。比如莎士比亞，今日中國讀者大概很難想像他的結婚，乃因夫人在婚前就已懷孕，「不得不爾」。又如史威夫特，他的名詩「沙發」，只一女士偶題，猝然撰就，却名垂千古。這類中一個有趣現象是：梁先生師承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，對

浪漫文人具反感，而書中所記，却不乏此派名家，從布雷克以迄拜倫，皆有所述，而華茲華士記述尤多，如果不明究裏，還讓人以為他於此派文人，特具好感呢！

第二類有關中國學問者，性質就複雜得多了。裏面有書評，有詩文釋義與記疑，有畫論，有飲食介紹，等等不一而足。讀過第一類梁先生的當行學問，第二類中淵博的中國知識，是會讓人吃驚的。老一輩學者自小訓練有素，四書五經固然了然於胸，詩家說部亦是樣樣精通，那裏是新式教育制下者可以企及的！學問淹貫中西，畢竟和耳濡目染，和家庭教育關係契合。梁先生的中國學問，縱不能達到儒家「通人」的標準，他的興趣，由書中看來，也是在繪畫書法草石膳飲之中。第二類十數則札記，篇幅同樣短小精悍，引證之廣博和釋義之條理清楚，倒都在其中，涓滴不遺。若說這一類中有什麼令人不滿者，大概就在引證之多，數量甚至超出作者手筆，唸起來稍感枯燥無味，不如第一類的妙趣橫生，光可鑑人了。

梁先生的文字清爽流暢，早已有目共睹。本書諸則札記，所寫多直截了當，絕少空洞冗長惹人厭者。古人說「修辭立其誠」，大約就是指這種風貌。意氣真摯，不假流言，也是書中文字可以捉摸得到的特色。梁先生很少擺出大師氣派；他侃侃而談，虛懷若谷。論學多有所本，書中所記多屬瑣碎之事，但無絕繩壁虛構的現象。談及私事醜聞，亦多與人為善，絕無刻意嘲諷，自以為是之態。

哈茲利在「論親切的風格」中有這麼幾句話：「我所謂的親切的風格，最需要準確性，也可以說有需要純潔的表現。」一切無意義的鋪張和鬆散庸俗的辭句，都在他芟除之列。梁先生的文體自然有力，用字恰當精確，予人信服的感覺，莫非這便是哈利所謂的「親切的文體」？